

我的九十年

(1910年~2000年)

刘建章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1年·北京

(京)新登字 063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铁道部老部长刘建章同志的回忆录。书中用大量的史实,真实记载了刘建章同志从一个贫苦的孩子,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曲折、坎坷的历程,是一幅历史的实录和画卷。本书是对广大铁路职工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路史教育的生动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1.3
ISBN 7-113-04045-4

I. 我... II. 刘... III. 刘建章-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290 号

书 名: 我的九十年(1910~2000 年)

作 者: 刘建章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责任编辑: 罗桂英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4 字数: 275 千

版 本: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13-04045-4/K·2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请与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孤苦童年	(1)
家境艰难	(1)
早失母爱	(6)
村小启蒙	(10)
第二章 就读香山慈幼院	(14)
离乡入院	(14)
慈幼院新的学习生活	(21)
救扶军阀混战伤兵的慈善活动	(27)
中山灵前童子军	(31)
第三章 少年入党	(36)
接受党的教育	(36)
“ 香慈 ” 党支部活动	(44)
相识成知己	(52)
寻找人生路	(55)
第四章 执教东满	(62)
海路迢迢	(62)
和龙任教	(67)

延边建党	(73)
第五章 被捕前后	(78)
假配夫妻	(78)
龙井被捕	(84)
狱中活动	(88)
第六章 虎口脱险	(96)
五月暴动	(96)
雪夜逃生	(103)
离党岁月	(107)
第七章 回乡任教	(114)
任教白家寺	(114)
创建景县第一个党支部	(121)
双喜临门	(124)
第八章 景县建党	(131)
策动“乡师”学潮	(131)
在民众教育馆	(136)
景县县委在斗争中诞生和壮大	(144)
被迫转移	(150)
第九章 三进北平	(153)
任教大红门	(153)
在东方印书馆	(163)
撤离北平	(170)
第十章 组织冀南抗日武装	(176)
奉调冀南	(176)
建立地下交通站	(183)

改编葛贵斋游杂武装	(188)
在改编中防“反水”	(196)
与顽固派作斗争	(203)
第十一章 浴血抗战	(213)
艰苦奋战在冀南	(213)
李家洼负伤	(220)
保卫冀南抗日根据地	(227)
恩察镇历险	(232)
第十二章 整风在太行	(237)
整风收获	(237)
在“抢救运动”中	(242)
延安“平反”	(247)
第十三章 从延安到晋察冀解放区	(254)
在张家口电业公司	(254)
张家口战略转移	(259)
在冀中行署	(262)
投身人民铁路	(266)
第十四章 在北平接管	(275)
从石家庄到涿县	(275)
入城接管	(279)
在平津铁路局	(286)
第十五章 忆毛主席两趟专列	(289)
毛主席专列进北平	(289)
在毛主席视察黄河专列上	(292)
郑铁记事	(299)

第十六章 到铁道部工作	(304)
修路高潮	(304)
兼管政治部	(315)
故友相逢	(320)
第十七章 致力于铁路事业	(330)
“大跃进”中错误教训	(330)
铁路事业在挫折中前进	(335)
国际联运和外事工作	(338)
铁路系统的调整	(340)
东南备战	(342)
拉美之行	(347)
第十八章 奔赴三线	(356)
在西南工地指挥部	(356)
三线铁路的修筑	(366)
在夺权风暴中	(372)
第十九章 “文革”遭难	(377)
连遭冲击	(377)
囹圄折磨	(382)
淑清上书毛主席	(386)
出狱养病	(391)
第二十章 恢复工作	(395)
铁路整顿与反复	(395)
唐山抗震救灾	(404)
铁路在调整恢复中	(408)
任铁道部代部长、部长	(413)

第二十一章 在退居二线的岁月	(422)
继续关心铁路建设	(422)
当好老年体育“推销员”	(428)
关注老龄问题.....	(435)
美满的老年婚姻	(441)
积极倡导“厚养薄葬”	(445)
大庆观礼	(451)
健身延年乐盛世	(454)
后 记	(458)

第一章

孤 苦 童 年

家 境 艰 难

在河北省东南部有一块上千平方公里的平原，绵延于湍流的古运河的西侧，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栖息在这里的庄稼汉，这就是我的故乡景县。

这是一座拥有十字长街的老县城，出县城北门向东北方向行 40 华里处有个小村庄，名叫刘庄，在它的西边有个小镇，叫孙镇。它的南边有条干涸的小河，叫降江河。这里很贫穷，也很富饶，在本县虽无名气，但有着数百年建庄历史。那是中国历史上明朝初年，传说有

一户刘氏两兄弟，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此处立村，开荒种地，置家创业。后因其弟迁往镇西边另立一村，取名小刘庄，原刘庄便改名大刘庄。据说历史上这里还是一块吸引外乡人来创业立家的富饶之地，后来人越来越多，地越种越薄，更可怕的是土地渐渐盐碱化，给农民带来了贫困。1910年3月9日（农历庚戌年1月28日），我就出生在这个贫困村庄的一户农民家庭。

我家是刘庄的刘氏后裔，世代务农；祖父早逝，留下的住宅和地产很少，家境贫寒。父亲刘德茂，从小务农，身强力壮，年轻时有一股拼劲，渴望勤劳兴家。虽然拼死拼活种上几亩地，但遇到水涝虫害，仍不能果腹，加之子女多，缺衣少食，生活过得很艰难。因此，父亲除务农外，还外出卖苦力，帮人家推小车，挣点血汗钱，养家糊口。后来又与同乡合伙去获鹿贩运杂货，终年在外劳碌奔波。家里全靠母亲、哥哥、姐姐、嫂嫂干农活辛苦度日。我还有个姑母，嫁给小刘庄一家看坟地的农民，姑父早逝，姑母孤寡一人，苦度日月。她对我很好，小时我到她看的坟地处去玩，她总要给做好的吃，临走还送我几枚零花钱。返

父亲在外赶大车很辛苦，但有时也得到一些小利，他给县里或镇上的官商拉脚，运送粮盐，遇到荒年欠月，他把车上装的盐袋、粮袋捅个小洞，让盐粒和粮粒漏出来，事后再扫起来带回家度荒补欠。我父亲不仅是个勤劳的庄稼汉，而且也是个很有心计、很有经济头脑的生意人。他知道吃点官商盐包粮包里漏出来的粮盐，

是立不了业、兴不了家的，而且也提心吊胆，万一走漏了风声，叫主子得知，就要遭殃，就要断了生活之路，非同小可。于是，他想方设法，自己凑了点小本钱，不再为官商卖苦力，而是自己单独搞经营，远走天津长芦，贩运盐粮，转卖给本县本乡的小商小贩，日夜操劳，省吃俭用，来回奔波，睡野地，吃干粮，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攒钱，购地，盖房子，养家糊口，光宗耀祖。经过几年的艰辛，果然碰上了好运，攒了一笔钱，购了房子，添了地。开始他想盖几间像样的房子，有个好门面，好为儿孙们娶媳妇。但一盘算，觉得花钱太多，没有盖。父亲捏着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叹口气对我母亲说：“这钱还要预备荒年灾月糊口度日呀，该省的还要省呀！”那时我们家乡灾荒不断，轻则吃糠咽菜，重则卖儿卖女，我家也饱受灾荒之苦，母亲自然点头赞同。可是转眼大哥、二哥、三哥都到了说媳妇、完婚的年龄。儿女的大事，母亲自然想得更多，唠叨得更勤。因而父亲不得不下狠心，把自己积蓄多年的舍不得花、舍不得用的血汗钱拿了出来，从本村一处旧翰林院大宅主人那里买了一所杂院，约有十几间住房和杂屋。这座翰林院据说是明代嘉靖年间建的，这时已没落了，房屋年久失修，残垣断壁，买这所宅院比新建房要便宜，加之我家人多，房子盖少了也不够住，所以才买下这座旧宅院。我就出生在这座房子里。我出生前家境贫寒，这时渐渐好起来。父亲靠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兴家立业，走出了一条贫苦农民争温饱之路，不幸的是与自己

同甘共苦的贤内助却与世长辞了。在贫苦的日子，两人一起熬过来了，在家境转好时，却不能一起分享劳动的甘甜。对我父亲来说确实痛苦欲绝。

母亲死后，家里失去一根顶梁柱，家境没有多大好转。沉重的家务落到大嫂肩上。她是一个贤惠、能干的庄稼妇女。她对我很好，大有长嫂如母之感。大哥书田，受父亲跑生意思想的影响，较早就在地经商，在山西太原找到了商机，开了家小杂货店，店号叫“瑞盛祥”。大哥常年在外，往来于上海、北京等地办货，很少回景县老家。他回家总要给父亲送几块大洋，因此受到父亲称赞，说他是刘家好儿男。大哥有个儿子名润芝，由我引导走上了革命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在太岳区抗日武装里当连长，因抗击日寇扫荡，英勇牺牲。润芝之死给大哥、大嫂造成很大的打击，不过为国捐躯，他们没有更多地伤心流泪。二哥福田，在家种地，父亲常常骂他、打他，说他笨，是家里的受气囊。但是他却是一个种地好手，是我家的主劳力，他对我很好，支持我出来革命。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到我们村子扫荡，他被残暴地杀害了。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勤劳、憨厚的二哥。三哥振田比较开朗，由大哥带到太原学徒经商。

三个嫂嫂都贤惠勤劳，又能忍辱负重。大哥长期在外经商，每逢过年过节回来一次，住上三五天就走了。大嫂从没提出要跟大哥走，而是在家负担起持家任务。在我的三个嫂子中，她带头做好繁重的家务劳动，带头

孝敬公婆。我记得，冬天大嫂总是在我父母屋子里烧炕做饭，把温暖献给公婆；夏天总是在自己屋子里烧炕做饭，把炎热留给自己。这种美德给我幼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大嫂带头忍辱负重，三个嫂子之间非常和睦，三个哥哥之间也十分团结。平时，大哥、三哥不在家，嫂嫂们都严守妇道，从不出门。大哥、三哥在外做生意挣回来的钱，大嫂、三嫂从不乱花。我父亲虽然两次续弦，家中先后有两个“后母”，但全家仍然是和睦之家。这与我三个嫂嫂贤淑勤劳是有关的。

我出生后，适逢辛亥革命，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以大卖国贼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封建军阀压榨下，中国又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生灵涂炭，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更加贫穷落后。那时农村凋敝不堪，灾害连年，农民完全靠天吃饭，同时不断地受军阀混战、败兵散勇的抢劫掳掠，加之苛捐杂税，真是苦不堪言。我家算是村上的温饱型农户，但遇到灾年还是要挨饿。记得我5岁那年，河北省尤其是景县闹蝗灾，进入炎热的6月，村子里到处爬满了小蚂蚱，天上飞满了大蚂蚱，黑鸦鸦地遮天盖地，一眨眼就把庄稼叶子和野草吃光。老农老妇坐在地头哭喊呼号，烧香祷告都没有用。蝗灾后，庄稼颗粒无收，家家缺烧断粮，有的只好外出乞讨，甚至卖儿鬻女。我家靠父亲、哥哥在外挣点钱糊口，但因人口多，仍吃了上顿缺下顿，我也饿得面黄肌瘦。1918年，我8岁时，7

月间阴雨连绵，村上的洼地遭了涝灾，又是颗粒无收。9月间又发生瘟疫，十家九户都受到了传染，我虽然幸免瘟疫，身体也是瘦弱不堪。天灾兵祸连年，压得村上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活不成，年年岁岁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们大刘庄位于景县平原的东北部，多盐碱洼涝地，土地贫瘠，种植的小麦、玉米、棉花，产量均低，解放前粮食亩产仅100斤左右，是个穷村子。外村闺女都不愿嫁到刘庄。跟我小时一起玩耍的男孩子，很多娶不上媳妇，孤鳏一人。解放后我回老家见到他们，已成孤鳏老头，不禁使我想起童年饥荒、瘟疫之苦。

早 失 母 爱

我出生还未到人生第一个喜日——满月之喜，母亲就不幸地离开了人世，命运使我在孩提时代就过着缺少母爱的孤苦生活。

母亲姓王，是朱同庄一个农家女，嫁到我们刘家生了四男三女。听姐姐说，她是一位勤劳贤惠的庄稼妇女，下地劳动是一把好手，持家理财是一位贤内助。父亲常常在外跑脚，有时几个月不回家门。是她用自己的脊梁和爱，支撑着九口之家，养儿育女，教子成人，屋里屋外，春种秋收，样样都要操劳，既当母亲，又当父亲，毫无怨言，为丈夫、为子女、为家耗尽了毕生心血，最终积劳成疾，连看病都舍不得花钱，不幸在四十

开头就与世长辞了。

母亲死后几天，我也染上了重病，开始哭声不止，很快便奄奄一息，断了气，父亲忍痛地叫人把我送到野坟地里埋掉，送我去鬼门关。自然埋我的场景是很凄凉的。3月，华北平原上仍然是冬意森森，寒风瑟瑟，黄沙飞扬。村外的野坟地里，更加寒气袭人，散落的老槐树紧缩着越冬的枯枝，远处野狗的嚎叫声、刨坑掩尸的咚咚声、亲人的抽泣声，更显得阴森悲凉，似乎在宣布一个小生命的完结。

也难怪父亲狠心，一个不满月的婴儿，一无奶水，二无人照料，怎么养呀？这时，他的心最苦，妻子入土尸骨未寒，又要去埋自己的小骨肉，真是撕碎了心，伤透了肺。可是，我的命大，埋婴的土坑还没有挖好，我突然奇迹般地苏醒过来，有人摸了摸我瘦小的鼻孔，惊喜地叫喊道：

“活过来了，活过来了！”

“嘻，还有气！”又有人惊喜地说。

“快抱回去！”又一个说。

于是，我又被从野坟堆中抱回家。一家人聚在堂屋里，没有半点喜色，屋子里死一样寂静。父亲看着没娘的孩子，心如刀绞，胸前像压了一块岩石那样难受，懂事的哥哥姐姐瞅着病弱的弟弟，泣不成声。我的苏醒和从鬼门关里复生，不仅没有增加父亲、哥哥、姐姐喜悦之感，而且他们更加紧锁眉头，忧心忡忡，叹息不止。面对不满月的婴儿的病体瘦容，叫人心碎，叫人愁。俗

话说：人生有三大苦事：一是幼年丧母，二是中年丧妻，三是老来丧子。此时，我们家就摊到了两大苦事。父亲饱尝中年丧妻之痛，我遭受了幼年丧母之苦，两苦交加，降到我们穷苦农家，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不满月的婴儿，既不能喂饭，也不能喂粥，当时农村自然也没有牛奶之说，怎么喂养呢？怎么拉扯大呢？怎不叫父亲心碎，叫哥哥姐姐伤心流泪！

可是，我的死后复生，顿时在刘家大庄的亲族邻里传开了，大家交耳叫奇。这时好心的邻里们都拥到我家道喜。一见我家鸦雀无声，父亲、哥哥、姐姐正在发愁，不免发出阵阵叹息声，同时为了救我这条小生命，邻里亲族们也都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之心，他们毫不迟疑地说：

“放心，四爷爷我们包喂！”

“你侄孙有奶吃，四爷爷就饿不着！”

“嘿，小祖宗，绝不能叫饿着！”

“咱奶孩子的晚辈尽点孝，一人喂一天，就够四爷爷饱肚子了，有啥愁的。”

话越说越温暖着我父亲和哥哥姐姐冰冷的心。我同胞兄弟四人，我为老小，排行第四，又因我在家族中辈分很高，同族邻里都叫我“四爷爷”。家族奶孩子的晚辈不嫌我瘦弱，不嫌我小，愿意把我抱回去喂养，这既是对我的怜悯，也是对我父亲的尊敬，显示了一人有难、亲里相助的浓厚的乡情村俗。

经过邻里的劝解和安慰，使陷入苦境的父亲和哥哥

姐姐看到了希望，绷得很紧的眉头也开始松开了，增强了把我拉扯大的信心。在同族邻里的关照和喂养下，我不仅活过来，而且瘦弱的病体也开始壮实起来，起初村上奶孩子的晚辈轮流将我接去喂养，饥一顿饱一顿地苦度襁褓时光，后来父亲又将我送往邻近的罗村一户贫农家奶养，虽然多一些抚养费，但可以免受饥一顿饱一顿之苦。就这样寄人篱下，吃“百家奶”、喝“百家糊”度过了我的襁褓岁月。不久，父亲续弦，又生了个妹妹，在继母的眼中自然没有我的位置。那时我虽年幼，却没有与父亲和继母同住，而是随着二哥、三哥同住在马圈里，晚上睡在柴禾垛上，共盖一床破被，相依为命。父亲虽然疼我，但他常年在外面跑脚经商，爱莫能及，继母视我如“路人”，幸好我的大嫂心地好，为人慈祥，对我也很疼爱，在生活上得到她的照料，才使我少受饥挨冻，少受一些生活折磨和歧视。

我5岁那年，继母因病去世，我家又遭到一次不幸。家里没有女人，总是不成个家。不久，我又有了第二个继母。这个继母是黄昏日落时用车接过来的。因为那时农村封建习俗很浓，对妇女十分歧视。我第一个继母过门时，由于她是黄花闺女，是用花轿抬过来的，而第二个继母是寡妇再嫁，当时是不允许坐花轿的，只能在黄昏日落后，用大车接到我家。她来后，并未改变我孤苦的处境，对我她也是很冷漠。

母爱是童心的滋补剂，是梦中的蜜，但是没有母爱的孩子往往能锻炼独立生活的毅力和结交朋友的能力。